

# 残荷

□碑林路人

我终于有时间在九月的午后去湖边看那些即将枯萎的残荷。曾经很多次看过亭亭而开的荷花,却从来没有看见过残荷。听说,雨中的残荷有一种别样的凄美,于是,我决意要在这个秋后的某一天去看残荷。

这一天没有下雨,正午的阳光烈烈地照在湖面上,湖边的垂柳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。清雅脱俗的荷花已经不见了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已经微微卷曲并且泛黄的荷叶和干枯垂落的荷茎,依旧固执地在湖面上坚守着。

我独自在湖边行走着,此刻,我并没有体味到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凄凉与冷

清,相反,我看见了一种生命的悲壮与凄美。或许是秋天里的阳光给了残荷最后一抹悲壮的美丽。

在盛开与衰败之间,在繁荣与落寞之中,我看见生命在不同时间,不同形态展现出的一种别样风韵。阳光下的残荷,并不凄婉。枯萎的叶片在阳光里坚守着重生与希望,固执得像是一个布满沧桑的老人,在榕树下守着年轻的爱恋。衰落中有一种生命最灿烂的忧郁之美。

六月,我曾在这湖边行走过,那时有很多人拿着相机在拍摄水中荷花亭亭的身影,也有一些人支着画板在描摹着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娇羞。而如今,被人冷

落的残荷,冷清得独立于湖面,望断秋风。不知残荷寂寞的心里,是否已深深体味到这凄冷落败中的世态炎凉。是否还会在凋零与枯萎中,常常想起繁华时歌舞升平的美丽。

我问残荷,残荷无语;我问秋风,秋风无言。久久地凝望着微风摇曳中的残荷,我悟不透败落与再生之间究竟隔着怎样一段生命的玄机。我想每一段生命的成熟,是否也都预示着下一轮的衰老。突然间有一种感动在心中弥漫开来。我不知道我行将老去的生命,是否会如残荷般昂扬与从容。我不知道我生命中最后的守望,是否也会有一种别样的壮美。

在与残荷对视的刹那,我仿佛看见了那些枯枝败叶的灵魂中不愿轻易放弃的孤傲。这时,我心里衰败的枯叶与繁盛的灿烂是同样的美好。

这世间或许有很多美丽是我们无法体会和领悟的。但是大自然一定会在某一个时刻让你有所顿悟。荷残了,或许不是生命的终结,而是正承载着生命的重负,孕育着下一个新生的开始。

残荷,用一生聚集起来的信念守候着生命的湖水,在守望中演绎着不死的传说。倘若,有一天夕阳西照,我愿如残荷一般驻留在湖中,化作晚霞中最后一抹美丽的记忆。



银装素裹

李昊天 摄

# 冬日海棠果

□郝爽

时光如斯,冬天如约而至。冬日难得暖阳,静静地坐在阳台上享受这份温暖与惬意。

一片红映入眼帘,是院子里的海棠果。春华秋实,四季流转。历经了春夏的绚烂,海棠果又迎来了一个冬天。虽然树上的叶子已落尽,但树干依然笔直挺拔。灰褐色的枝干伸向天空,在暖阳下舒展着健硕的筋骨,那些星星点点的海棠果便也疯了似的扑入了人心,像迷人的晚霞落在了树梢,一层层,一片片美得让人窒息。

古人诗中描写海棠:“海棠自是花中

杰”“虽艳无俗姿,太皇真富贵”。大多时候是赞美海棠花,但我却被这冬日依旧红艳的海棠果深深地吸引了。冬日海棠果似花,点缀枝头万点红。海棠果长得密密匝匝,像一个个涨红了脸的小姑娘,害羞得弯在枝头上,把枝条都压弯了,摇摇欲坠。小红灯笼似的果子,点燃了初冬落叶后的凉意,也点燃了人们的心房。经过了霜雪浸润,那些果儿的色彩,把艳丽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一颗颗玛瑙般的红果子在阳光照耀下,显得晶莹剔透、精致玲珑,令人垂涎欲滴。

记得小时候经常跑去山上玩,不知怎

么就发现了那一树红玛瑙。面对这大自然的馈赠,一半欢喜,一半迷茫。欢喜的是,这精致的小果子看着着实可爱,像一个个袖珍小苹果;迷茫的是,不知此为何物。有时候也会摘上一些带回家,却一直误以为是山楂。

直到后来父亲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海棠树。海棠果成熟时,红色如樱桃般大小,三五簇,缀满枝头,煞是令人。我总禁不住诱惑偷偷摘着吃,甜甜的、脆脆的,如蜜一般香甜的汁水在舌尖停留几秒,才慢慢流淌进了我的心里,海棠果的香甜至今难忘。

“岭上惊逢海棠果,枝头望远盼谁来”。古人常用海棠果来表达对佳人的相思、珍惜、慰藉的情愫。这被冬日清冷的空气冻得泛着红晕的果子,是不忍让枝条独自站在冷风里,它们依然像秋天一样欢乐地围拢在树的身边。海棠果如少女一般灿烂的笑容让消瘦弯曲的枝条忘记了冬天的寒冷。俏皮的它们迟迟不肯离去,原来是想让冬天的海棠树不再孤寂。

落叶萧萧的季节里,这些色彩热烈的累累果实扮靓了冬景,为冬日增添了一抹暖意。

# 故园暮色

□余显斌

暮色四合后,奶奶的呼唤声总会随之响起来,长长的,摇曳着,在这家那家的场院响起,至今仍回响在记忆里,难以拂去。

暮色里,一缕缕炊烟升起,有的直,有的弯弯扭扭。我们站在场院里,一个个瞪大眼睛,眨也不眨地望着自家烟囱上的烟,直攀到别人家烟囱上冒着的烟上面去,高兴地拍着手,又叫又跳。每每这时,是我最新傲的时候,我家一股浓烟十分醒目,直上青天,虽到半空就散了,但始终高于门头家的,更高过财娃家的。

就因为这,我的头比他们扬得高得多,我的喊声特别响亮:“我的最高,我的最高!”

饭做好,一家家门前响起呼唤声,我们的飞去。

蝙蝠这家伙,据说傻傻的,扔上一只布鞋,它就会钻进布鞋里不出来,就能一把抓住。所以,我们一个个脱下一只布鞋,单腿在场地跳跃着,一边扔着布鞋一边唱着奶奶教的儿歌:“蝙蝠乖,进我布鞋,布鞋没底,给你吃米。布鞋不脏,给你吃糖。”跳着跳着,一不注意,一跤跌在地上,浑身是

土。可蝙蝠没一只钻进鞋里,仍在暮色里飞翔,有的飞过电杆,有的飞过头顶,十分逍遥。只有我们一个个变成了土猴,灰溜溜的。有的孩子把鞋子不知道扔到了哪里,到处找不见,就哭着说:“我的鞋不见了,我的鞋……”

我们都瞪大眼睛在地上寻找,最后总是在草窝或者在柴堆找到,那个哭喊的孩子便不哭了,竟然带着眼泪笑了,有人见了就会说是狗脸,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狗的脸咋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呢?我仔细看了黄记家的黄狗老笨,并不这样啊!

老笨其实一点也不笨,很聪明的。一次,黄记的鞋扔不见了,我们到处找,在柴堆找、在墙洞找、在草窝找,可都找不见。黄记哭得哇哇的,找不见鞋,回去会挨打的。就在这时,他家老笨叼着他的鞋呼哧呼哧跑来,黄记顿时不哭了。

我们都喜欢老笨,有东西了,不给黄记吃,也要给老笨吃。老笨虽然是黄记的,可是很听我们的话,我们喊声“老笨”,它就来了,用头蹭着我们的腿,摇着尾巴,跟着我们在场地奔跑着。每次暮色四合时,我们在场地玩耍,斗鸡或者玩狼捉小羊的时候,都有老笨的影子跟着一起跑上跑下,有时

会停下来,对着对面山上汪汪地叫着。叫声飞到对面山崖上,又碰撞回来,铜锣一样响亮。

后来,老笨不见了。老笨去了哪儿?它如果现在还活着,会有乡愁吗?会思念那些在暮色中跑着叫着的孩子吗?会思念黄记吗?当然,还有我。我想,一定会的,因为老笨最有灵性、最有感情。

童年的记忆中,在小村里,一般家里负责做饭的都是奶奶婆婆。她们是管不住我们的,没办法,只能威吓道:“过一会儿,等你爹回来,看不捶死你。”一句话将我们镇住,乖乖地跟着回家。

冬成回他家去了,毛头回他家去了,老笨跟着黄记一起悄悄回了他们家。我呢,也回到我大椿树下的家。

一般来说,当奶奶的绝没人告状,让孙子挨打。

吃晚饭的时候,我夸奶奶:“真会做饭,让我们家的烟高过了门头家,还有财娃家,真厉害。”奶奶听了,眨眨红红的眼睛埋怨:“柴湿得烧不着,还厉害呢?”

暮色四合的时候,让人想起最多的是老家的稻场。

那稻场很大很大,是大家公用的,一堆堆谷草堆在那儿,如一座座塔,我们在草堆间躲藏着、蹦跳着,被抓住的,算是输了,就得唱歌或者学狗叫。我学狗叫学得最像,“汪——汪汪——”今天,那狗叫声仍在我耳畔回荡,应和声,伴着童年的笑声,总也消散不了。

月亮逐渐升高了,我们还不愿回去,一直等到父母拿着棍子走来,才一哄而散。回了家,留下一个稻场,空荡荡的在月光下。

暮色四合,暮色仍在四合,在乡村的小路上,在乡村的屋檐下,在乡村的小河和乡村的炊烟中,慢慢地弥漫、慢慢地浮荡,从来没有消失,也没有远去。可在暮色四合中,再也没有了奶奶的呼唤声,再也没有了我们童年的欢笑声。

山村的一切,都在暮色中寂寞着、冷清着。一个个孩子都钻进了书堆中、题海中,甚至两岁三岁的孩子,也都进了幼儿园,都在忙碌着。

只有暮色,在黄昏之后,孤零零地浮荡着,浮荡在我童年的记忆里。只有那轮月亮,仍然守着那片土地,那片虫鸣如雨的

提起老爷岭,关中西府一带,尤其在凤翔,几乎家喻户晓。它不仅是凤翔千年沧桑的化身,是凤翔深山区的群山之首,还是老一辈人们上岭谋生、割柴换粮、不畏艰险的活见证。

父亲曾多次对我提及老爷岭:“老爷岭,北山里,离天近,羊引行。”每每回忆起他当年与叔伯们上岭割柴的情景,都唏嘘不已。

儿时,老爷岭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秘地方。长大后,我渐渐知道,老爷岭就是凤翔人眼里的北山,自西向东,绵延东去,是凤翔的北部屏障。再后来,我从文献中得知,老爷岭是地理意义上陕甘两省、陇东黄土高原与关中渭河平原的分界岭,因山顶有老爷庙(关帝庙)而得名。

古时,这里一直是军事要隘,得老爷岭就等于得到了半个关中原,是关陇古道(一说叫雍凉古道)丝绸之路必经之地,是西出长安之后巍然屹立的第一道东西屏障。从唐朝开始,雍凉古道就是凤翔通往甘肃平凉、宁夏固原的官道。特别是明清以来,商旅西来驮运的皮毛、青盐、大麻、药材等货品在凤翔落庄,换驮京津杂货、土布、白酒等再运回平凉,向陇东销售。古道悠悠,山路崎岖,铃铛作响,踏破了荒凉。依靠这条路,马驮队,人力肩挑,长途跋涉,一驿一歇,将秦陇大地的商品源源不断运向遥远的西域,也将西域商品陆陆续续运回长安。它既是一条官路,更是一条商贸之路、文化传播之路。

老一辈们从老爷岭割柴谋生走的正是这条雍凉古道。由于这条道路异常险峻,拓宽难度大,只能供人和牛马通行,近代以来,就将凤翔到平凉的主道改从干阳路过,这条道就只供老百姓割柴换粮、挖药进出了。昔日的繁华虽然落寞了,但却是现存的一道访古风景,是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古道活化石。每年春暖花开时,行走在老爷岭古道上,很有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”的凄美意境。

老爷岭是千山的余脉。古时,只有岐山、凤翔到麟游有羊肠小道可走,其余地方由于山势险峻,无路可走。北山就和巍巍高耸的秦岭一样,成为关中北部的天然屏障,东西绵延数百公里的关中原,正是有了南面秦岭之险,北面北山之固及四座雄关拱护,当外敌入侵时,敌人才会望而生畏,从而使关中原安然无恙,长安才有十三朝古都的历史荣耀。

老爷岭是泾河流域和渭河流域的分水岭,北麓的几支河流蜿蜒曲折流入泾河,成为泾河水系。南麓的雍水河(古称中牟水)、枣子河、西沟河等汇在一起,直到武功老县城南,汇入漆水河,最终流入渭河。这是一条季节性河,雨季河水暴涨,干旱时断流,古人称沮河、沮水,又叫漳河,武功段称后河、小韦河。中华始祖炎黄帝部落,五千多年前就生活在沮水、漆水河沿岸。这些河流,山脉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古关中文明,继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。

正因为老爷岭如此神奇,它早已成了我心中的圣地,再加上网络时代驴友们一次次次登临老爷岭后漫天晒照片,更激发了我亲自登临老爷岭的愿望。小寒刚过的一个周日上午,阳光暖暖的,“小寒不觉寒”,约上一干文友,带上简单的行装,驱车从凤翔城西的凤枣路南口北上了。

凤枣路是凤翔全区最早铺柏油的一条县道,是国家三线建设时期为建设“801厂”而铺设的一条柏油路。听老一辈人说,这条路是当时用“一元钱纸币”一张张铺上去的,足见修路的成本之大。我清晰记得,小时候在冬季常和大人一起,拉着架子车,单程步行四十余里,将801厂外堆放的废弃煤渣拉回来,再打成蜂窝煤供冬季烤火用。有时去得晚了,早去的人已将煤渣拉完,只得空车白跑一趟,悻悻而归也是常有的事。

车行大约三十多分钟后,801厂的遗址赫然出现在眼前,一栋栋废弃的苏式红砖楼静静矗立在枣子河两岸,冰冷的河水默默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不寻常故事。这是进老爷岭的第一站。

老爷岭的神秘之处还在位于山脚下的801厂。1968年,经过有关方面多次勘察,主要从战备方面考虑,中央批复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正式定点凤翔县(2021年撤县设区)枣子河。我小时候陪大人拉煤渣时亲眼看见工厂外围戒备森严,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数步一岗,拉运建筑材料的车辆一旦进入厂区,则换由解放军战士驾驶,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区。由于研究所由解放军801部队建设、接管,所以一直简称代号801。当地老百姓形容801厂厂规模之大时,有句夸张的顺口溜:“人民大会堂,801大厂房。”1975年,为了实现西安阎良飞机制造厂与研究所的“厂所结合”以及考虑到建在枣子河的诸多不便,研究所最终全部迁往阎良,801厂从此成为尘封的记忆。1983年,陕西省枣子河劳教所迁到801旧址办公,2013年,随着国家劳教制度的废止,劳教所也撤了。如今,只有这些残存的建筑默默见证和诉说着枣子河曾经的辉煌,就像老爷岭一样由繁华走进了荒僻。

沿岔路向西不远,就到了枣子河护林检查站。我们将车原地停放,徒步朝北沿山谷行走,大约二十分钟后,发觉走错了路,幸亏一行人中有资深户外“强驴”老谢带路,就地抄近道登老爷岭。

深冬的老爷岭,残雪犹存,满山的枯枝败叶。我平生第一次爬坡度近乎直角、荆棘丛生的山坡,边爬边喘粗气,感觉好像在爬华山的百尺崖,所不同的是,这里连台阶、脚窝都没有。老谢手拿刀具在队伍最前边开路,真正地披荆斩棘。经过半个多小时,终于走上了通往老爷岭的主路。

说主路,其实也是一条铺满碎石的小路,这就是曾经的雍凉古道,岁月的痕迹依稀可辨。一路上,阳坡处,冰雪消融,路显得有些湿滑;阴坡下,雪未消,白茫茫的一片,风也有些紧。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,我们终于登临老爷岭山顶。

在立有老爷岭字样的石碑前,大家纷纷拍照留念,拍完照后,我站在离老爷庙不足百米的山崖边鸟瞰,近处的山峦,远处隐隐约约的民居,在夕阳的余晖下影影绰绰。站在凤翔的最高处,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老爷岭,依旧是那条岭,已矗立上万年;古道边,草木依旧黄了又绿,绿了又枯。昔日古道的繁华不见了,往来的行人车马连踪迹也找不到了,荒废许久的古道也许早已习惯了寂寞,我们此行会惊扰古道清冷的梦吗?

